



周海亮 — 著

ZHOUHAILIANG
11.08.18

in winter

恋人，不要在飘雪的季节分
要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开始。



/爱情战胜阴谋，善良战胜邪恶/
/贫穷战胜富有，单纯战胜复杂/

林宇非说：“这么长时间，给我鼓励和方向的，一是子彤，一是灯塔。
所以，我一定要抱着子彤，从灯塔上跳下去。”

说分手 不在冬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在冬天 说分手

周海亮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在冬天说分手 / 周海亮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06-6925-9

I. ①不…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847 号

责任编辑: 魏 青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23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桃花朵朵开	• 001
第二章 失之我命	• 021
第三章 得之我幸	• 057
第四章 伤不起	• 081
第五章 亲密无间	• 103
第六章 元芳，你怎么看？	• 129
第七章 扑朔迷离	• 161
第八章 风声鹤唳	• 185
第九章 世界末日	• 219
第十章 任是无情也动人	• 251
第十一章 假恋真爱	• 285
第十二章 失之我幸	• 315
第十三章 结束或者开始	• 359

第一章

桃花朵朵开

后来的日子里，子彤不只一次地想，假如当时她拒绝了林宇非，她的生命里，注定会失去很多，又注定会得到很多。失去她得到的，得到她失去的。或者，失去她本该失去的，得到她本该得到的，更或者，失去她不该失去的，得到她不该得到的。每隔一段时间，她的结论就会被毫无逻辑地彻底推翻一次。

推翻这些结论的，正是子彤自己。



第一眼看到林宇非，子彤只把他当成一个风流帅气的纨绔子弟。这样的男孩多自命不凡，靠着老子赏他的本钱和人脉，混得一点身家，然后在漂亮女孩面前吹嘘：我能有今天，都是辛辛苦苦打拼的结果……

“我能有今天，都是辛辛苦苦打拼的结果。”林宇非拥着乔娜，走向安检通道，“居安思危，忆苦思甜，到北京咱俩得省着点花钱。”

乔娜在前，林宇非在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手机和硬币，扔进塑料筐，然后高举双手做投降状。他不像是在向安检员投降，更像是在向乔娜投降。

过完安检，林宇非将钱包、手机和硬币揣回口袋。一枚硬币掉落地上，林宇非弯腰去拣，乔娜说：“不要啦。”拉了他的手，往前冲。银光闪闪的一元硬币，在地面上滚动着，直奔子彤而来。子彤顿住脚，硬币恰好靠上她的鞋子。就那么歪歪扭扭地站着，不再滚动，也不倒。

子彤弯腰拣起硬币。林宇非扭过头，冲她喊：“我的钱……”

乔娜笑着，扳回他的脑袋。嘈杂的人群中，子彤甚至能够听见他的脖子被乔娜扳出“咔咔”的声音。

冲林宇非扬扬手，吹一声口哨，手腕优雅地一抖，硬币滑进坤包。

登机口那里还有三个空座，林宇非和乔娜每人占据一个。林宇非打开手机，眼珠子死死地盯住股票K线图；乔娜塞上耳机，闭上眼睛，节奏强烈的《江南 style》灌得她摇头晃脑。子彤看看四周，犹豫一下，也坐过去。林宇非的身体“张”得就像一只蛮不讲理的螃蟹，子彤距离他

非常之近。

这让子彤很不舒服。

“这位英雄，贵姓？”子彤说。

“姓林。”林宇非头也不抬，“林宇非。宇宙的字，非诚勿扰的非。”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魁梧？”

林宇非抬头，看看子彤，笑，收腿，坐直身体。“刚才不是你拣走我一块钱？”

“你们不要了。”子彤隔着林宇非的肩膀看看乔娜。

“还给我。”林宇非说。

“想都别想。”子彤说，“上一次拣到钱，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

“那应该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林宇非坏笑着，“充其量是五年以前的事情。”

子彤虽长了一张娃娃脸，但绝非娃娃到看起来只读中学。林宇非自以为是幽默让她有点恼火。

“去北京？”林宇非问她。

子彤眨眨眼睛，算是回答。

“旅游？”

子彤连眼睛都懒得眨了。

“穿得这么休闲，背个大相机，肯定是去旅游。”林宇非盯着子彤，“咱们可以搭个伴。”

乔娜站起来，虎着脸命令林宇非：“去给我买杯奶茶！”

“不是刚喝完吗？”

“又想喝了，不行？”乔娜瞪着林宇非，“看到美女就不想挪窝了？”

用“美女”来形容子彤，乔娜自觉很是慷慨。子彤鼻子小，嘴巴小，眼睛更小。读小学时，即使她在课堂上睁大眼睛，老师也会以为她在偷偷睡觉。打个比方，用熄灭的火柴棍在她眼睛的位置轻轻画一下，就是她的眼睛。绝不能描。一下都不能。再描，就大了。

子彤小巧的五官搭配在一起，再点缀一粒粉刺，两个酒窝，三点雀斑，就有了漂亮的感觉。“漂亮感”是很奇怪的，一些平常的东西，搭配得好，就会中看，好看，耐看，就会有“漂亮感”。比如青萝卜搭配胡萝卜和白萝卜，比如青辣椒搭配红辣椒和黄辣椒，比如小桥搭配流水和人家，比如狗尾草搭配蓝天和白云，比如子彤的圆鼻子搭配细眼睛和红嘴唇。加之子彤的皮肤光滑白皙，身材娇小匀称，因而“漂亮”二字，子彤自觉还担得起。

林宇非起身去买奶茶，乔娜以六十分之一秒的速度抢占了了他的位置。“我叫乔娜，”她向子彤伸出手，“宇非的女朋友。”

“女朋友”三个字不仅咬得很重，还带着钩刺。似乎她的舌头就是鱼钩，不管是谁，一旦被钩住，再也挣脱不开。

做完自我介绍，林宇非手捧两杯热气腾腾的奶茶回来。他将奶茶递给乔娜和子彤，子彤不客气地接过，“滋滋溜溜”地喝。

“宇非就是这样，特关心女孩子。”乔娜看着林宇非，表情复杂，“是不是啊宇非？”

林宇非咧开嘴，笑出六颗牙齿。

上飞机才发现，三个人的座位竟然挨着。仍然是乔娜在左，林宇非在中间，子彤在右。乔娜要与林宇非换一下座位，林宇非说：“飞机上怎么能随便换座位？”

“你换不换？”乔娜瞪着漂亮的眼睛。

“当然，换。”林宇非站起来，偏过身体，“怎么这么多事？”

子彤掏出电话，刚要关机，电话却叫起来。是吕啸打过来的，高亢的铃声就像声嘶力竭的咆哮。

“子彤你在哪里？”说起话来，非但不见咆哮，反而带着哭音。

“飞机上。”子彤冷冷地说，“想去北京散散心，可能得十天半个月。”

“子彤，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冲你发脾气。”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我得关机……”

“你一个人？”

“逮了个帅哥。”子彤瞅瞅身边的林宇非，“他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那边开始沉默，子彤关机大吉。再瞅瞅林宇非，笑得嘴巴咧到了耳朵后面。

子彤瞪他一眼，他还在笑；子彤系好安全带，他还在笑；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他还在笑；飞机冲上天空，他还在笑。不管他怎么笑，子彤和乔娜就是不理他，终于他自觉无趣，止住笑，却又歪头盯着子彤：“常去北京？”

“有何贵干？”

“搭个伴儿？”

子彤看他。

“是这样，我和乔娜打算先在北京痛痛快快地玩几天，然后注册一个公司。”林宇非说，“如果你对北京熟悉，可以给我们俩当个导游。”

“长脸不能当导游？”乔娜插话说。

“他哪有时间陪咱们乱逛？”林宇非说，“反正是玩嘛。年轻人，认识就是朋友。”

乔娜撇撇嘴，表情揶揄。

子彤最看不惯女人这种表情。这算什么？对林宇非的嘲笑？对她的嘲笑？本该拒绝林宇非的，然此时，她耸耸肩膀，不置可否。

“如果我心情不好，就会游山玩水。”林宇非接着说，“纵情山水之间，什么烦心事都会忘掉。比如，跟男朋友吵架……”

“可是乔姐好像不太高兴。”子彤看看乔娜。

“搭个伴儿，好事情。”乔娜嚼着口香糖，斜着美目，“可是你叫我乔姐……我好像没那么老吧？”

“我八八年。”子彤说。

“我也是。”乔娜说。

“八月。”

“不会吧？”

“初八。”

乔娜霎时灰了表情。“比你大两天。”她说，“我妈就不能多憋我两天？”

走出机场，林宇非招来一辆出租车，对乔娜和子彤做一个“请”的姿势。

子彤问：“干吗？”

林宇非说：“一起找酒店啊！”

子彤看看乔娜，乔娜看看林宇非，林宇非看看司机，司机冲子彤喊：“这里不好停车的……我说您倒是快上车啊！”鬼使神差般，子彤钻进出租车。她看到一架飞机的灰色身影从低空一掠而过。

此时的北京，华灯初上。

后来的日子里，子彤不只一次地想，假如当时她拒绝了林宇非，她的生命里，注定会失去很多，又注定会得到很多。失去她得到的，得到她失去的。或者，失去她本该失去的，得到她本该得到的。更或者，失去她不该失去的，得到她不该得到的。

每隔一段时间，她的结论就会被毫无逻辑地彻底推翻一次。

推翻这些结论的，正是子彤自己。

2

他们入住的酒店有一个独特、怪异并且骚情的名字——“如狼似虎连锁酒店”。

是出租车司机帮他们推荐的。司机说住酒店不能光听名字，得看性

价比。“温馨、整洁、价格低廉是如狼似虎连锁酒店的主要特点，”司机的嘴角翻滚着澎湃的唾沫，却发出赵忠祥那样极富磁性的美妙声音，“如狼似虎连锁酒店，入住一次，难忘终生。春天到了，冰雪消融，狗熊撒欢，这是一个交配的季节……”

林宇非表情暧昧地瞅瞅乔娜。乔娜扭过头，看着窗外。“够恶心。”

正好，还剩三个房间。

林宇非对乔娜说：“要不咱们开两个房间吧？两个房间，子彤一个，咱俩一个。”

乔娜说：“按你的意思，三个人挤一个房间更好。”

林宇非说：“我什么意思？”

乔娜说：“你很没意思。”

林宇非灰着脸，要下三个房间。三个房间并排，林宇非本想住在中间，乔娜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房卡，又将自己的房卡甩给他。

她将林宇非和子彤隔开。她敏感得有些过分。

林宇非在左，乔娜在中，子彤在右。候机室、飞机上和出租车上的位置再一次被复制。

洗完澡，子彤接到吕啸的短信。还是老一套说辞，说他不该冲子彤发脾气，说他更不该发完脾气以后不向子彤道歉；说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悔蓝了悔紫了悔黑了，说他恨不得马上飞到子彤身边，把她搂在怀里亲个够；说他非常牵挂非常思念子彤，希望子彤能够早点回来，回来时别忘了给他捎两只北京烤鸭和两瓶红星二锅头。最后，他说：“我承认我骂你有些变态。可是后来我想，我之所以变态，就是因为太爱你，太迷恋你了。不信你看，‘恋’这个字，上半部取自‘变态’的‘变’，下半部取自‘变态’的‘态’，两个字结合得天衣无缝，就像你和我。”

子彤愣了愣，冲手机瞪瞪眼睛，又抡起巴掌左右开弓，将手机猛扇了一通。就算被扇着，手机也不肯消停，扇到三十个耳光的时候，吕啸又将短信发过来：千万别忘了北京烤鸭和红星二锅头啊。于是，本想停

手的子彤又给它加上三十个耳光。

手机“呜啦呜啦”地号起来。却不是吕啸打过来的。打来电话的，是冷馨。

冷馨说，昨天晚上，她又做噩梦了。

“江岸没陪着你？”子彤有些心痛。

“他在。可是没有用。”冷馨说，“这么多年，每一天夜里，我都会做梦。每一个梦里，我都会被人追赶。周围没有一个人，下着大雨……我光着脚，没命地跑，闪电将我击中……”

“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我打你电话，可不是向你诉苦的。”冷馨轻轻笑起来，“今天江岸向我求婚了。”

“那个榆木疙瘩向你求婚了？”

“他说相恋这么多年，也该同床共枕了。可是我知道，他向我求婚，是想治疗我的心病。从此以后，他就是我名正言顺的丈夫了，我没有理由再怕他，再拒绝他了。”

“你怕的不是他，而是你的过去。”

“我知道。”

“你答应了？”

“当然。”

又聊了点别的，就挂了。子彤为冷馨欣慰和忧伤。

门铃响起，猫眼里往外看，林宇非披着睡衣，弯着腰，一只手装作不经意地护住下体。子彤吓了一跳，隔门问他：“干什么？”

“聊聊天呗。”

“我可没这义务。”明知林宇非看不到她，子彤还是抱起肩膀，“我想早点休息。”

“开下门，借点东西……”

“借什么？”

“先开门。”

“借什么？”

“呃……套子。”

林宇非要向子彤借套子。安全套。每个房间的洗手间里，都摆了套子。套子的外装上画了肌肉猛男和性感美女，橡胶制成的东西，与汽车轮胎、胶鞋底、医用手套、密封圈、马桶疏通器等同样材料的东西，竟也可以风情万种，激情澎湃。套子摆在洗手台上，不同风格的三包，免费取用。每天三包，也许这才是“如狼似虎”的精髓所在。

林宇非的房间里也有三包，却被乔娜藏了起来。乔娜去他房间，说借洗手间一用，林宇非浮想联翩，暗自美着，乐着，紧张着，激动着，乔娜就出来了。她的手里拿着三包套子，她说她得把这个没收，免得他干坏事。林宇非烧到头顶的火焰，便落到了膝盖。

“干坏事也是与你干坏事。”林宇非说。

“那可说不准哦。”乔娜笑着，跑得飞快。

林宇非洗完澡，想着乔娜美妙的身体，只觉身体里有万千蚁爬虫咬。

他钻进乔娜的房间，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乔娜说：“好啊。”

摆好姿势，正襟危坐。故事开了个头，林宇非就拥了乔娜的肩膀。故事讲到四分之一，林宇非就将乔娜扑倒，试图霸王硬上弓。乔娜“嗷”一声叫，爬起来，一边笑，一边躲闪。她躲闪，也便罢了，她不该笑。笑是世界上最迷人的表情，但笑错地方，笑错时间，就很可恶，很伤人。

林宇非感觉自己很受伤。

“来北京以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他说。

乔娜问：“说好什么了？”

“男欢女爱啊。”

“得先订婚才行。”

“那时你可没说得先订婚才行。”

“我是说，等注册公司的事情忙完，咱俩就先回去订婚。订了婚，就算夫妻了，你想怎样都行……”

“那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是你听错了。”

“就算我听错了，可是现在，我想要你……”

“不可以。”乔娜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公狗母狗们才做的事情。你得尊重我。”

林宇非低了眼，黯然神伤。他赖在乔娜的房间里不走，他说乔娜可以拒绝他伤害他，但不能侮辱他。

乔娜翻翻眼睛，说：“我怎么侮辱你了？”

林宇非说：“你说我是公狗。”

乔娜说：“如果几分钟以前，你还只是公狗的身体的话，那么现在，你连脑子都变成公狗了。”

林宇非再一次将乔娜扑倒在床，可是乔娜就像一条泥鳅，很快从他的身底下逃脱。她逃到饮水机旁边，笑得花枝乱颤。

林宇非盯着她，说：“你信不信，如果我坚持要的话，十秒钟以内就能将你摆平……”

乔娜说：“这个我信。那你就真成畜生了。”

“那我就畜生一次！”林宇非虚张声势向乔娜扑去，乔娜吓得“哇哇”大叫。

然而，林宇非只是将乔娜拥进怀里，轻轻地说：“给我吧。”此时的他，不像畜生，反倒像一只可怜的绵羊。

“套子让我扔马桶里了。”乔娜说。

“我想赤膊上阵……”

“别。我怕。”

乔娜给了林宇非一个吻，然后让他出去买套子。她的态度转变得如

此之快，令人生疑。

林宇非说：“你是不是想把我支走，然后不再为我开门？”

“你去买套子，今晚还有可能。”乔娜说，“你赖在这里，一点可能也没有。”

于是林宇非放开了她。并非林宇非相信他买回套子乔娜就会给他，而是似乎，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尽管机会渺茫。

子彤为他开门，身体离他很远。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穿着睡衣的男人跑进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穿着睡衣的女孩的房间里借套子，其目的却是为了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这样的事情疯狂、滑稽、可笑、可恨，近乎天方夜谭。

林宇非说：“套子还用吗？”他痛苦地弯着腰。他不敢面向子彤。

子彤说：“拿走。”眼角扫着他，心里骂他下流无耻。

林宇非就钻进洗手间。“要不要给你留一包？”他在洗手间里说。

“都拿走。”

林宇非说声“谢谢”，一只手仍然装作不经意地捂着下面。

他再也没看子彤一眼。

果然，乔娜不再给他开门。

“咱俩刚才说好了的……”现在他膨胀的除了身体，还有脑子。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你可以拒绝我，但不该欺骗我。”林宇非哭丧着脸，似乎随时会哭出声来。

“永远不要逼女人做她不想做的事情，”乔娜隔着门，对他说，“快回去睡觉吧，别吵到子彤。”

不必吵。

门敞着，子彤探了头，兴趣盎然地欣赏着林宇非的丑态窘态。看着狼狈不堪的林宇非，她突然生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关门，熄灯，回

到床上，人还在笑。突然想起吕啸，便不笑了。吕啸假惺惺地道个歉她就原谅他？想什么美事？任何敢冲她大吼大叫的人，都得为此付出代价。

更何况这个人，是她相处了两年的男友。

3

酒店门口，林宇非与长脸嘀嘀咕咕，然后，林宇非将一个小密码箱交给长脸。长脸提着皮箱匆匆离去，林宇非冲他背影喊：“我不联系你，你别联系我啊。”长脸点点头。却不是冲林宇非，而是冲他的车子。

乔娜和子彤几乎没有看清长脸到底长什么模样。

但乔娜看清了长脸的车子——一辆豪华奔驰。

“干什么呢？”乔娜满脸狐疑。

“让他帮咱保管一下钱。”林宇非说，“总不能怀揣八百万到处乱跑。”

“不会吧？”乔娜吓了一跳，“密码箱里有八百万？”

“二十万。”林宇非说，“八百万在卡上。”

“你把卡也交给他了？”

“本来没打算交给他，刚才突然的想法。揣张卡到处乱跑，万一丢了怎么办？”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乔娜有些紧张，“八百二十万呐！”

“能出什么问题？等三四天以后咱俩玩够了，就把钱取回来，办正事。长脸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再说身份证和密码都在我这里呢。”

“可是还有二十万现金啊。”

“这点零钱，长脸可看不上。”林宇非搂了乔娜的肩膀，乔娜顺势将脑袋靠上他的胸膛。似乎昨天晚上，他们没有闹过任何不愉快。

简单吃了点早餐，回到房间，各自的洗手间里，又多出三包包装精

美的套子。林宇非坏笑着看看乔娜。

乔娜说：“别乱想啊。”

林宇非说：“总不能辜负了酒店的一片心意。”

乔娜说：“还是那句话。订了婚，什么都是你的。不订婚，想也白想。”

林宇非说声“遵命”，抓起套子，扔进马桶。

乔娜笑：“这还差不多。”

林宇非说：“快回去收拾一下吧，咱们马上出发。”

乔娜离开以后，林宇非将马桶里的套子捞出，仔细地冲干净，晾上窗台。他对今天晚上，仍然心存侥幸。

上午，三个人去了天安门，去了大栅栏，中午在王府井附近吃了顿像模像样的烤鸭。下午乔娜想去看鸟巢和水立方，但林宇非突然建议，他们可以去郊外转转。

“鸟巢和水立方没什么意思。”他说，“又不是比赛日，偌大的体育场只剩下一堆空椅子。真想看的话，咱们可以在回来的时候，在外面顺便瞄一眼。子彤，你怎么看？”

子彤点头。“那是那是。”

“去郊外，草地上走一走，跑一跑，坐一坐，躺一躺，看看山，看看水，不挺好？桃花开了，粉艳艳一片；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蝴蝶飞舞，野鼠撒欢，这是一个交配的季节……”

乔娜说：“闭嘴！”

林宇非小着声音说：“不比你闷在城里闻汽车尾烟强？”

乔娜看看子彤，“子彤，你怎么看？”

“回姐姐，此事必有蹊跷。”子彤说，“我看他想把你累趴下，夜里好得手。”

乔娜笑。“去郊外！”她自信地说，“我倒想看看他如何得手？”

打一辆车，三个人直奔郊外。郊外果真有绿草地，有桃花林，还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河两岸的杨树和槐树风格迥异。一个男孩手牵风